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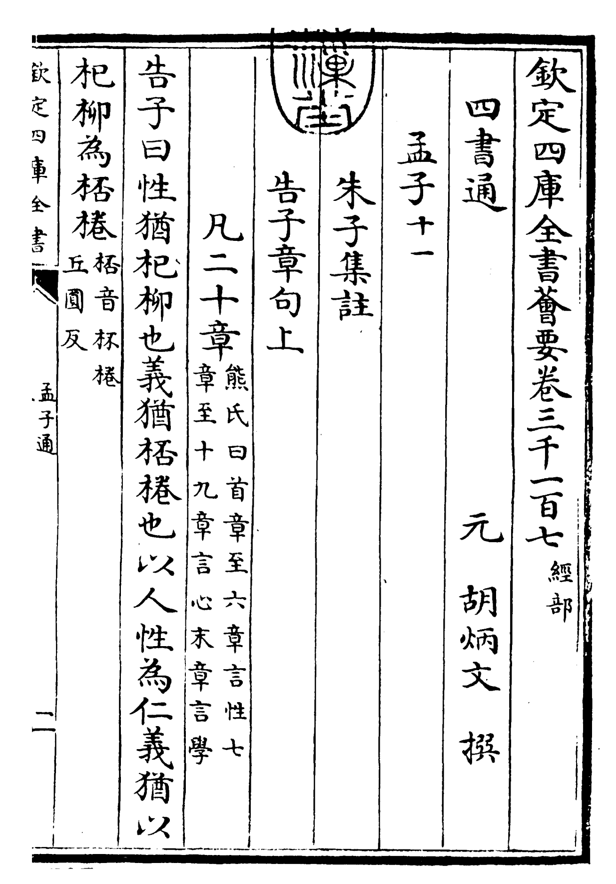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通卷十二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一百七 經部

四書通

元 胡炳文 撰

孟子十一

朱子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熊氏曰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末章言學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桮音杯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也杞柳柜（音舉）柳栝棬屈木所為若卮匜（音移）之屬（語録栝棬似今棬杉合子杞柳恐是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為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説也（語録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栝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栝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輔氏曰不言戕賊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為仁義之禍者仁義何可禍哉人自禍耳○真氏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何其昧於理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其長也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拂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可不辯也○通曰杞柳本非桮棬而為桮棬者皆人力之使然人性本有仁義而所以為仁義者皆

天命之自然告子即天命之自然者而以為人力之使然者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

湍波流瀠音縈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為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為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耳此其為小變也然揚子則謂人性實有善惡相混於中此則謂性中實無善惡但由人所為而分善惡耳亦不全同故曰近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真氏曰告子杞柳之喻既為孟子所闢則又小變其說而取喻於湍水蓋前說專指人性為惡至是又謂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而借水以明之不知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之過顙激之在山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也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然其所以然者往往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旨數言盡之矣○通曰須看集註定體二字水之定體無有不下性之定體無有不善可使過顙可使

在山可使為不善此三使字皆非定體此章是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然其以為可假於人力之使然者則未嘗變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語錄告子只說那生來底便是性手足運動耳目視聽與夫心有知覺之類却不知生便屬氣禀自氣禀而言人物便有不同處若說理之謂性則可然理之在人在物亦不可做一等說○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具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黃氏曰知覺者人之精神非所以言性也○輔氏曰人物之生則有知覺能運

動死則無知覺不能運動也

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

或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曰告子不知性之為理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繼而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為未喻已之意也則又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耳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但前此未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隨其所向各為一說以與之辯而不察其所以失之之端獨在於此是以其說雖多而訖無一定之論也

與近世佛氏

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語錄禪家說作用是性只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陳氏曰佛氏把作用是性便喚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不過只認得箇氣而不說着理爾○輔氏曰謂略相似者盖釋氏又說得周遮無畔岸爾大略則相類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又二音

別必列反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

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黃氏曰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所以分而直以氣為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為同是以孟子以此詰之而進退無所據也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語錄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語錄形而上者一理渾然

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通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為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為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一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

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眉幼反戾紛紜舛尺兖反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尺允反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語録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明虎狼

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明其他更推不去○知覺運動人物皆異而其中却有同處仁義禮智是同而其中却有異處須是仔細與看教有條理○饒氏曰人說孟子論理不論氣若以此章觀之何嘗不論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内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内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通曰告子所謂仁内義外者皆自食色說來以食色為性言性既粗故言仁義亦粗甘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

仁便是仁愛之心生於内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内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内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内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炙音蔗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

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

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

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

於鹵音魯莽母黨反而不得其正也通曰孟子所以深闢告子義外之說者本

乎夫子義以方外之說義所以裁制其在外者而非在外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内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内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

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荅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荅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

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賔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義通曰集註以為此亦上章耆炙之義者孟子公都子因告子以食色為性故皆就其所明者告之炙在外而耆之在乎心水與湯在外而斟酌其可飲不可飲則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在外而所以酌事物之宜者在乎心○范氏曰二章問荅大指

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輔氏曰若以義為外則便於性之本體偏枯了安能知人性之本善既不知人性之本善則豈能知人皆可以為堯舜也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語録蘇氏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說中中說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更不看道理只認我說得行底便是胡氏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蘇氏名軾胡氏名宏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陳氏曰韓子謂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似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為三品又差了三品之說只說得氣禀然氣禀之不齊蓋或相什百千

萬豈但三品而已哉他本要求勝荀揚却又與荀揚無甚異 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與平聲

乃若發語辭輔氏曰先儒皆訓若為順言順其本然之情則無不善恐不必如此說盖情自善不待順之而善也且此若字正與下若夫字相對故斷以為發語辭 情者性之動也語録性如水情即動處○陳氏曰在心裏面未發動是性事物觸着便發動出来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

性中發出来不是别物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文集情未必皆善也然而本則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惟反其情故為惡耳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荅他情○陳氏曰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来便是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来便有不善孟子論情有把做善者是專指其本於性而發者言之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語録問才與材字之别曰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孟子說人見其濯濯也則以為未嘗有材是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

義理上說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語錄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將出來便是才也○或問孟子言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汚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時只是白也又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為善必矣○真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是豈才之罪也哉陷溺使然也○通曰孟子本只是道性善此則又就情與才說性之本善蓋情者性之動性本善故其情但可以為善而不

可以為不善才者性之能性本善故其才但能為善而不能為不善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鑠式灼反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

火消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筭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語錄惻隱羞惡是心也所以能惻隱羞惡者才也○真氏曰性我所固有非自外來獨患夫人之弗思弗求爾夫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外故也性則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今乃善惡相去之遠由不能盡其才也曰思曰求而又曰盡此孟子教人用功之至要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通曰前篇於四者言端欲

人充廣此不言端而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欲人體認前以辭讓為禮之端辭讓皆以發乎外者言此曰恭敬則兼以外與內而言故不必言端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眾也物事也通曰大學首章分物與事言故訓格物曰物猶事也此直以物言故直訓之曰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

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説皆不辯而自明矣詩傳曰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藏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懿德者○蔡氏曰孟子舉此詩者蓋謂秉彝好德心之所好處即是性之發動處就性初發動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此性之本善○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為賢禀其濁者為

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

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語録問才禀於氣如何曰氣亦天也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理如寶珠氣如水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禀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禀氣之濁者為愚為暗如珠落在濁水中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文集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陳氏曰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禀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禀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不可改易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語録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陰陽五行便有氣質之性至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事○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聖學讀之使人深有感○陳氏曰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乎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之中分别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為言耳○通曰氣質之說雖起於張程而實肇於周子太極是言本然之性陰陽五行是言氣質之性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

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禀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説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禀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語録問孟子程子論才字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為之謂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禀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則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禀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子程子張

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是兼二者言之方備○通曰程子就氣質上說則情或有不善不可無省察之功才或有不善不可無矯揉之功集註此矯揉二字與首章所謂矯揉不同首章是告子之說以本然之性必待矯揉而後可為善此則先儒之說以氣質之性必加矯揉而後可變其不善二者正相反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音謝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麰大麥也耰覆去聲種上聲○按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音夕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

天下之足同也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平聲之味則天下皆以

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去聲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

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語録然是然否之然人心同以為然者義理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語録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非處物為義一句則後來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乎内也

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

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通曰集註然猶可也此然字是實字不是虛字人口無不悅芻豢芻豢人之所同耆也耆之斯悅之矣人心無不悅理義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之矣理義之在人孰不以為然聖人不過先知先覺其所同然者耳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蘗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

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櫱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上聲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去聲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櫱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櫱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

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梏工毒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語録如被他禁械在那裏

(更不容他轉動)反覆展轉也(文集反覆非顛倒之謂蓋有互換更迭之意)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上聲)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必猶有發見(音現下同)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語録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醒來便有得這些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静少間纔與物接依舊又汨没了○問平旦之氣甚微如何會養得完全日夜氣不足以存皆是旦晝所為壞了只是旦晝理會這兩字是箇大關鍵這裏有工夫)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

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語録氣只是這箇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梏亡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得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他便渾了那水至夜稍静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通曰此章以山木喻人心分作兩段每段皆當分六節看第一節是說牛山之木本來自美喻仁義之良心本來未嘗無第二節以斧斤之伐喻良心之放第三節萌蘖之生喻幾希二字言既伐之後其發至微此心之存甚不多如木既

伐萌蘖之生甚不多也第四節謂萌蘖之生本自不多而牛羊又牧之喻夜氣之所存者本自不多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梏之也第五節謂向也猶有萌蘖之生今則濯濯無復存矣喻良心向也猶有與人相近者今則去禽獸不遠矣但木與良心皆有日夜之所息而木不曰夜氣者木之萌蘖一絶於牛羊既牧之後無復存者人之良心夜之所息者已絶於日之所為而夜無所為則其氣猶足以存所謂存者非謂夜氣之存謂夜氣猶足以存其本然之良心也至於梏之反覆則雖有夜氣亦不足以存矣第六節謂人但見其濯濯而不見其初也未嘗不美喻人但見其近於禽獸而不見其存乎人者未嘗無仁義之良心

此即告子之見也材字與才字不同子朱子以為才字是就義理上説材字是從用上説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_{輔氏曰此總結上二段意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_{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_{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亡失了}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

而非仁義矣通曰集註所謂得之易者謂操之則存失之易者謂舍之則亡保守之難者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語録心豈有出入出只指外而言入只指內而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非是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問范淳夫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是不許之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却是走作底物孟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耳○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

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語録孟子大意只在

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於旦晝時不為事物所汩○陳氏曰此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去也

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饒氏曰此章緊要在三箇存字上首說雖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存次說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通曰集註論浩氣則以為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當潛心而玩索此論夜氣則以為於學者極有力學者宜熟玩而深省葢此兩氣字前此未發而孟子發之浩氣是謂氣之體段人皆得之於天地以生者夜氣則從浩氣中說夜間又清明如此非有

二氣也浩氣是統說夜氣則為人之放其良心者說聖人志氣常常清明無放心故無夜氣若學者尤宜深省不但當玩索而已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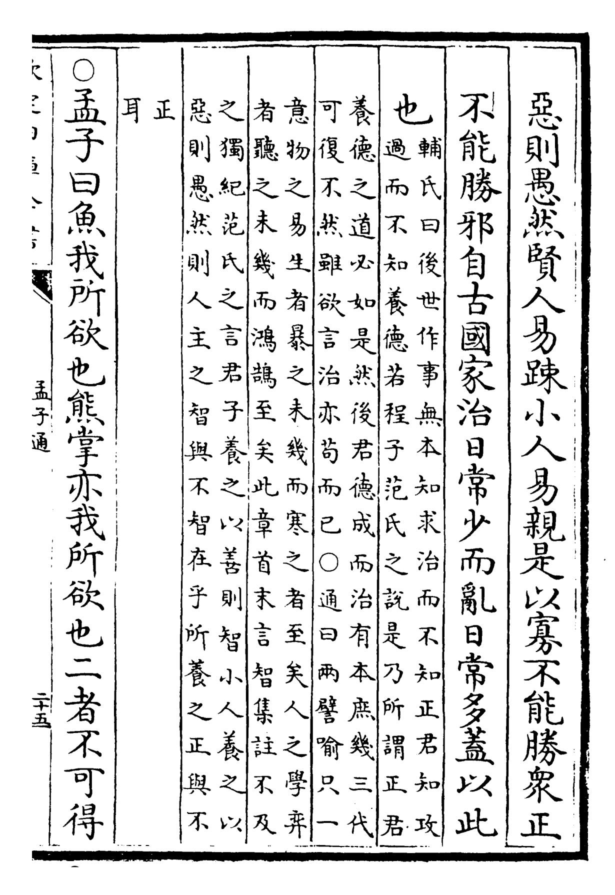
諫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真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理義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煖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正人賢士進見之時常少理義灌溉之益其能幾何退而以邪說進者至矣猶煖之日寡而寒之日多雖有萌芽旋復摧折其如之何哉○熊氏曰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着力善端之發正須正人賢士輔翼而開廣之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

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奕園棊也數技也致極也饒氏曰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只是所主在此致志便極其所向直到那田地

弈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



惡則愚然賢人易踈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輔氏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攻過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言治亦苟而已○通曰兩譬喻只一意物之易生者暴之未幾而寒之者至矣人之學弈者聽之未幾而鴻鵠至矣此章首末言智集註不及之獨紀范氏之言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在乎所養之正與不正耳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彛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
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彛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
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輔氏曰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彝之良心也秉彝之良心是指其全體而言羞惡之心則又於全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

一簞食一豆羮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嘑咄當没反啐取內反之皃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

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許氏曰飢餓切身猶不屑受者特見利之小者耳一旦見利之大則不能辨矣人於利欲之小者猶能擇而辨之苟見利欲之

大者不惟變其理義之心又併失其羞惡之心矣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之為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

熊氏曰或曰所識窮

乏者得我亦周急恤窮之義與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不同不知君子行已接物惟視吾義之所當為耳一有所為而為之皆利也皆人欲之私也故曰失其本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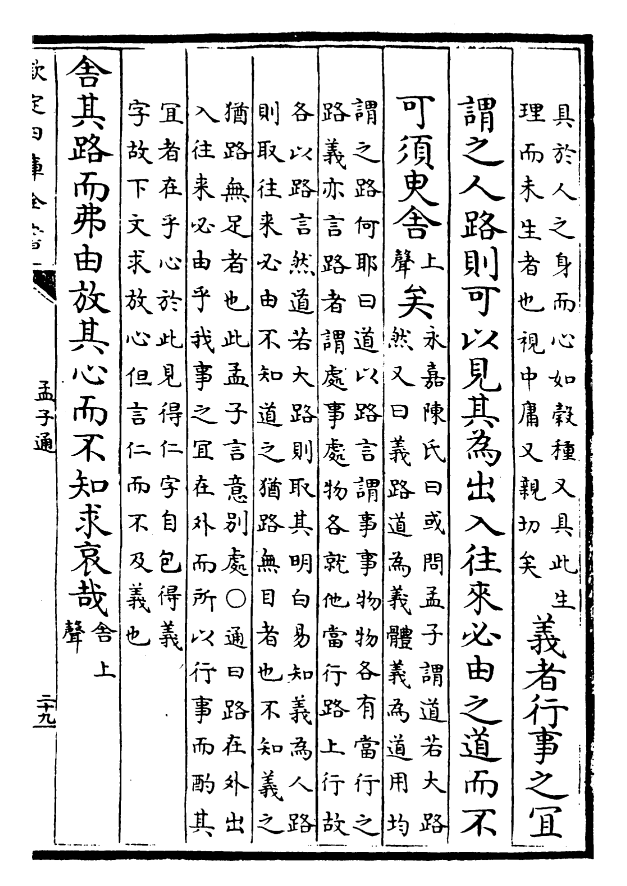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通曰鄉為身死而不肯受呼蹴之食是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今為妻妾宮室所識窮乏而為之是計豐約於宴安之時危迫之際本心一時呈露宴安之時微不省察便失之此所以為道心之微而人心之危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上聲仁則其生之性

是也黄氏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是理謂其具此生理而未生也若生出了後已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涉那喜怒哀樂去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語録仁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説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指示仁也○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則非人矣孔門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通曰中庸言仁者人也此人字指人之身而言此則直指人之心而言言身則人有此身便自具此生理比之他處言仁已甚親切此言心則又見生之理



具於人之身而心如穀種又具此生理而未生者也視中庸又親切矣

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上聲矣永嘉陳氏曰或問孟子謂道若大路然又曰義路道為義體義為道用均謂之路何耶曰道以路言謂事事物物各有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故各以路言然道若大路則取其明白易知義為人路則取往来必由不知道之猶路無目者也不知義之猶路無足者也此孟子言意別處○通曰路在外出入往来必由乎我事之宜在外而所以行事而酌其宜者在乎心於此見得仁字自包得義字故下文求放心但言仁而不及義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通曰兩其字即是上文兩人字蓋曰人心人路則禽獸無是心亦無是路矣人舍其為人之路而不由放其為人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孟子所以深哀之也所以令人有惕然深省處也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語録

雞犬放則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知其為放而求之則不放矣○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令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

放纔昏睡去了便是愚謂上畨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語録極論要歸只是心爾若於此心常得其正則義在其中矣故自此以下一向説從心上去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語録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洒掃門戸整頓事務若是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辯四者甚切然而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辯哉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工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

契○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千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孟子謂學問在求放心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之語便立為不必讀書不必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集註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指異學之失學者切宜字字玩味不可容易讀過也

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

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語録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二句必不至空守此心上有學問二字在亦不只是求放心便休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語録孟子説舍生取義故結云此之謂失其本心此章求放心是承上章失其本心説○通曰仁即是人之本心放心即是人之失其本心放而求之非他有一心以求此心也只能敬則本心便不失而仁即在是所以程朱教人拳拳於敬之一字程子曰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是此心不可為流蕩忘反之心曰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蓋必由下學而後上達則此心又不可為空寂無用之心集註以為其言曲盡孟子之指者此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逺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通曰自此十二章至十六章分别輕重小大貴賤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

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

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

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

害貴也語録此章言身則心具焉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説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小體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語録蔽是遮蔽

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為他所蔽若能思則心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為他所蔽矣

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

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語録問物交物曰上箇物字主外物言下箇物字主耳目言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為大體故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謂之立者是要卓然豎起此心使自立所謂敬以直內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音銀人於其間眇然有身

浚字茂明婺州人○通曰此言天地至大而人處乎天地之間此身爲至小也是身之微太倉稊杜兮反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通曰此言人之身在天地間如太倉一粒稊米豈不甚小然人之所以可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此心而已心之體豈不甚大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通曰此言此心之大往古来今人人有之但古聖賢之心純乎義理是從其大體令人之心多役於形氣是從其小體彼禽獸之心終日役役不過飲食牝牡而已人之心而爲形所役與禽獸何異鳴呼人之心其大也本可以參天地而役於小者不能異乎禽獸亦獨何哉可以反而思矣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去聲抵隙爲厥心病通曰此言人心生於形氣之私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聽四肢欲安逸本心微有

間隙彼則乘之而入如國家城郭微有不完處衆賊紛然來矣吁可畏哉

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

通曰此言道心本乎義理之正然發乎義理者甚微而役於形氣者甚衆以彼之衆攻我之微如國勢甚弱而四面受敵不亡者罕矣

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通曰前八句是說小人之從其小體此四句是言大人之從其大體君子存誠即是誠者天之道不待思而得者克念克敬念字即是思字是思誠者人之道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乾九三言誠坤六二言敬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天君泰然是先立乎其大者百體從令是小者弗能奪先立乎其大者則道心為之主小者弗能奪則人心聽命朱子曰范氏之箴蓋得其旨未可易之也愚故從而釋之云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修其天爵以為吾分去聲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

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

物輕通曰此章與上章相反上章一要字是內輕而外重此章兩不願字是內重而外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

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之不已則熟熊氏曰上章言為仁不力之害則不仁而勝者反有以藉口此章言為仁不熟之病則他道而有成者亦得以自諉○通曰此章與上章相因上章言為仁之不力無以勝不仁此章言仁之熟由於為之力熟無所容力熟之在乎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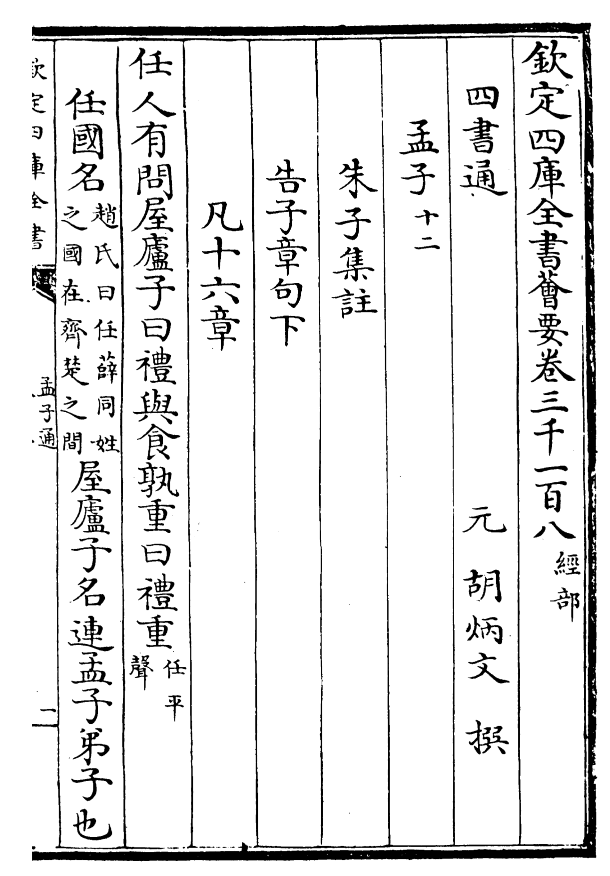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上聲下同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饒氏曰聖人教人之法無如一部大學○通曰此章與離婁首章相似彼謂治天下不可無法此謂師之教弟子之學皆不可無法

孟子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一百八 經部

四書通　　元　胡炳文　撰

孟子十二

朱子集註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任國名趙氏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荅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語録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鋭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

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絶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

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

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出史記廉頗傳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或問首章之說曰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食色之喻孟子之意可見矣○輔氏曰章旨之說於聖賢處事之權度固已深得其要矣苟或義理未精權度未審則凡於事物膠轕難辨之際巧者必至於枉尺而直尋拙者必至於膠柱而調

瑟終不得夫時措之宜矣○通曰錯綜者分經緯不差毫髮故不肯枉尺而直尋斟酌者量淺深不差毫髮故未嘗膠柱而調瑟若枉尺而直尋是昧輕重之大分膠柱而調瑟是失輕重之大權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趙氏曰春秋末曹已滅矣交特姓曹者爾謂為曹君之弟者趙氏誤也

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語録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假脩為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鶌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

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弟音悌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輔氏曰陳氏是就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二說互相發明所謂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為切至也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倉胡反

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輔氏曰此指其以身之長短與湯文較也人皆可以為堯舜豈謂是與○蔡氏曰孟子以人皆可為堯舜所以誘曹交之進也然亦豈謂不假修為而即可為堯舜耶勉之以孝弟又勉之以衣服言行之間固不以難而沮人亦不以易而許人惜乎曹交之不足以進此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輔氏曰此亦是富貴者之習氣都未知那居無求安之味在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去聲之内萬理皆備隨處發見去聲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

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語録孟子此段發意如此大抵只合在徐行後長上面要知工夫須自理會只在此不是別人干預得底事○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使其因此明辯力行而自得之則孟子之發已也深矣顧交必不能耳○通曰孝悌天性也堯舜之道不出於性分之外孟子俾曹交歸而求之性分之中雖却曹交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大子

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踈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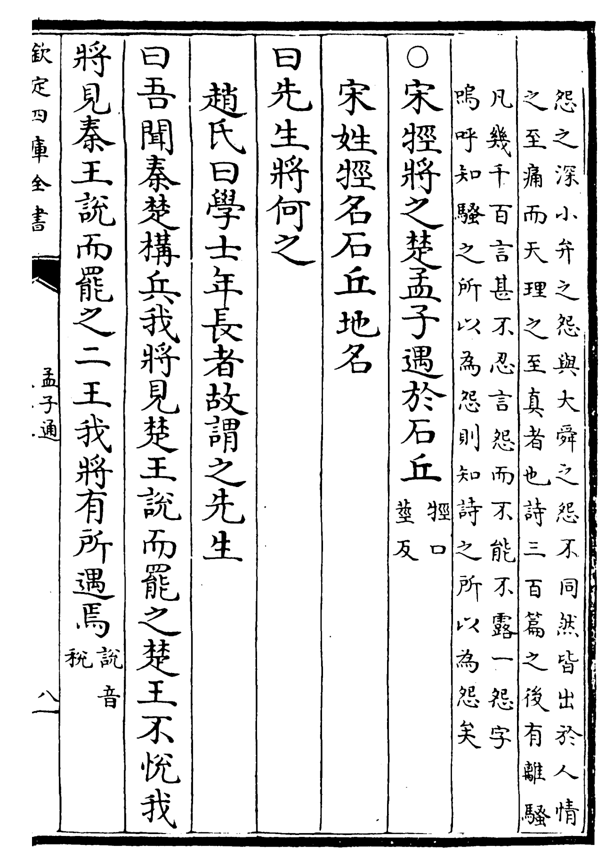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文集曰問親之過大則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於大惡恝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

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于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怨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叫號而遽怨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為不孝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尺兗反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或問程子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曰舜之怨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之詞小弁之怨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為不同也歟○通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



怨之深小弁之怨與大舜之怨不同然皆出於人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真者也詩三百篇之後有離騷凡幾千百言甚不忍言怨而不能不露一怨字嗚呼知騷之所以為怨則知詩之所以為怨矣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音堅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上聲聒不舍上聲䟽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輔氏曰此蓋聖學不明人雖有

善心而不知所以為之之道故反陷於不善而不自知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恱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恱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恱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恱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

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蔡氏按曰此章與首篇首章相為表裏見得孟子凜乎義利之辨其嚴如此宋牼在當時想亦是年德之高者故孟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蹊不知仁義之正道世俗從可知矣○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一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

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通曰自常情觀之可冀其事之有成者似不必論其心之有異君子之論不徒于其事而必于其心所以嚴理欲之幾而著興亡之本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語録初不自来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来見而又不来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

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輔氏曰不得之鄙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簡於禮者可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之義而已○蔡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否之際權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儲子皆非惡人而亦有可受之理歟○通曰君子之交不徒在於幣而在乎志之所存何如耳季子欲之鄒而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而不之平陸各可以覲其志孟子或報或不報固宜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爲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

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輔氏曰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以行諸外而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有不合天理者唯仁則內外合天人備矣○論語於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註引師說以為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又以為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者蓋彼就二子之事而言故以為當理而無私心此直指夫仁而言故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

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通曰集註於三子之中引楊氏説獨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不屑去其迹甚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

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髙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税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

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

哉通曰明智也決勇也忠厚仁也夫子一舉而三達德存焉豈衆人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髠未嘗知仁而未嘗識賢者也冝乎其言若是

通曰淳于髠以孟子去齊未為仁孟子謂夷惠伊尹或去或就皆仁也豈必不去而後謂之仁髠以有賢則必識之孟子則謂夫子之去魯亦豈髠所能識哉此尹氏所以曰髠未嘗知仁而未嘗識賢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

晉文謂之五霸丁氏名公著唐蘇州人○趙氏曰丁氏説本杜預春秋傳

天子適諸侯曰廵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平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

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賔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輔氏曰壹明天子之禁但一意以明

天子之禁而已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首世子必告於天子而後立既立則豈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為妻則無夫婦之別賔賔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曠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巽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

其亦若此也與平聲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繆哉輔氏曰邵子可謂善治春秋者孟子雖罪人得春秋之大指矣○通曰五霸罪大功亦大今之諸侯大夫無膚寸之功有丘山之罪况逢君之惡者隐然導其惡於未萌是陰欲亂其國於未危者也罪莫大焉取桓公之五命而又以五霸為三王之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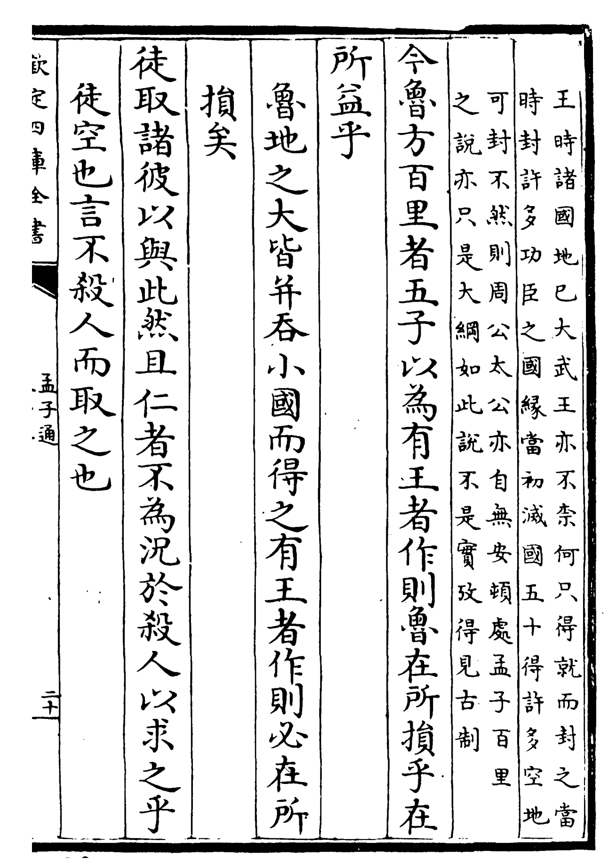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

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語録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為夏商制謂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曰鄭氏只文字上説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别列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為之騷動矣且如此趲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其不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来吞併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了許多國武



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柰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攷得見古制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幷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真氏曰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通曰事合於理而非心在於仁則雖當理而猶不能無私心故不徒引之為當理之事且引之存仁人之心然則上章所謂逢君之惡者何人哉此之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仁者何人哉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通曰上章專言戰此章兼言富與戰上章言君子之事君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仁此則言今之事君者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富與戰兩章只是一意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耆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熊氏曰按貨殖列傳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耆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曰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與强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契乙反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

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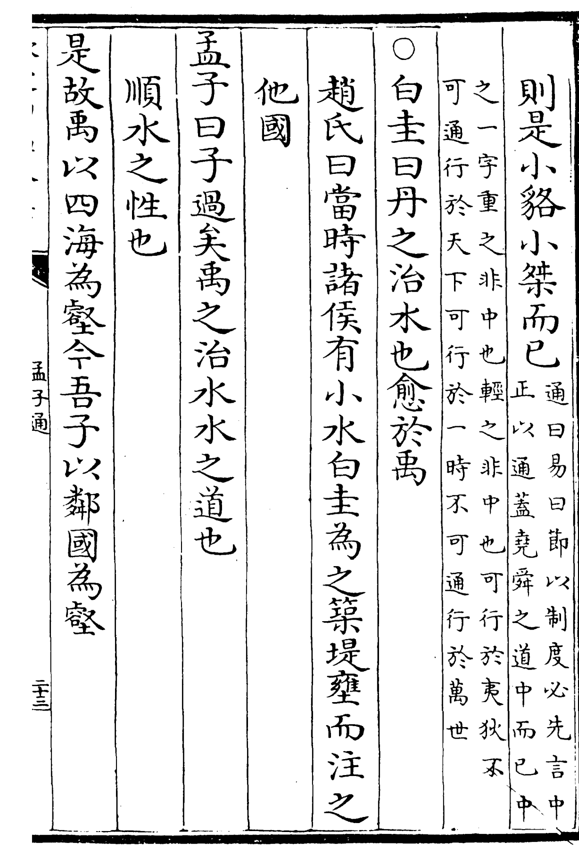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

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


則是小貉小桀而已通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中之一字重之非中也輕之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萬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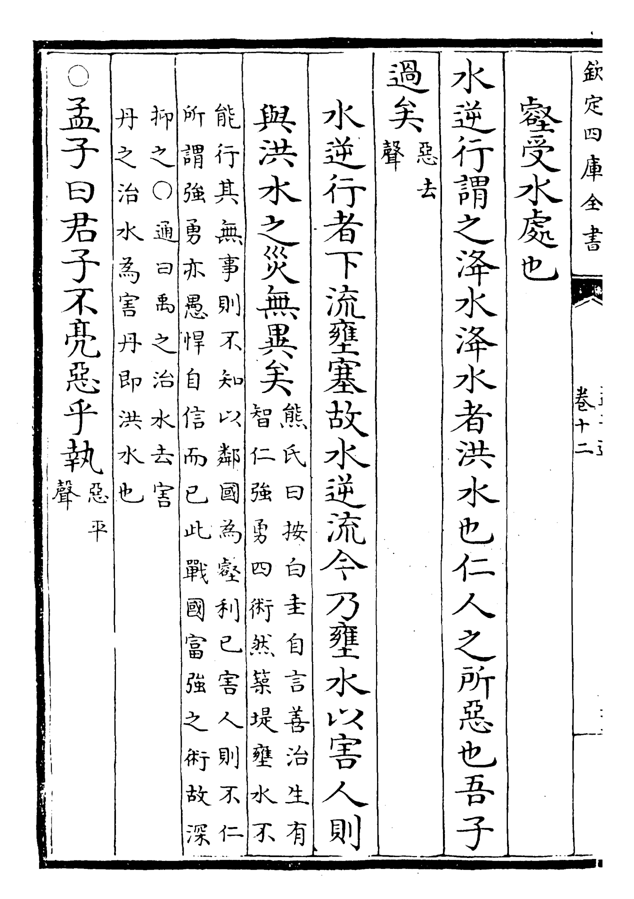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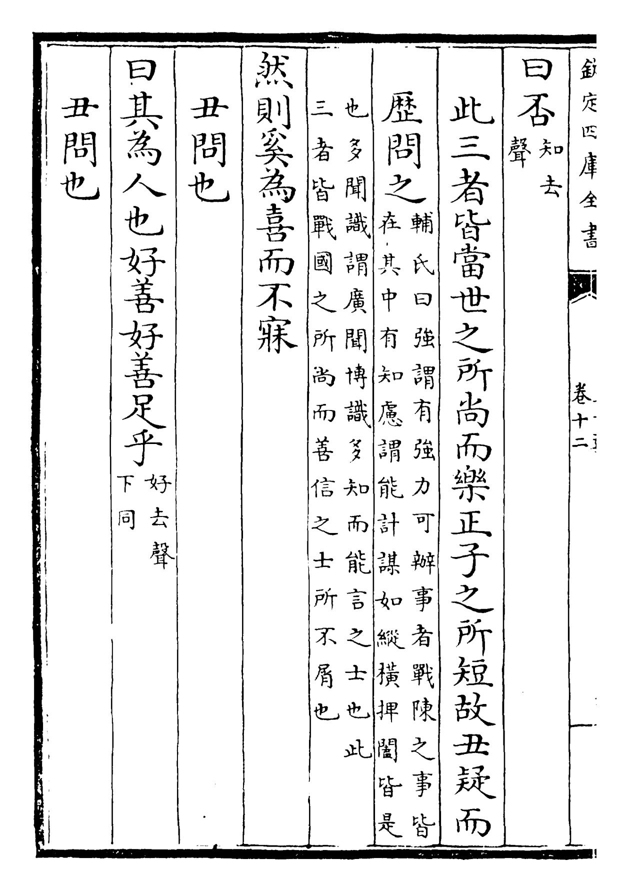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熊氏曰按白圭自言善治生有智仁強勇四術然築堤壅水不能行其無事則不知以鄰國為壑利已害人則不仁所謂強勇亦愚悍自信而已此戰國富強之術故深抑之○通曰禹之治水去害丹之治水為害丹即洪水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輔氏曰此與論人而無信章同意此以守言彼以行言也○永嘉陳氏曰此可以言不敬而却謂之不亮蓋不信實者必苟且自欺也○通曰或曰亮與諒同即君子貞而不諒之諒孟子之言若與夫子不同何也愚曰須要看孟子一執字貞者正而固也固字已有諒之意已包執持之意合孔孟之言觀之不貞不諒不可執也諒而可執可知其貞矣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



曰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輔氏曰強謂有強力可辨事者戰陳之事皆在其中有知慮謂能計謀如縱横捭闔皆是也多聞識謂廣聞博識多知而能言之士也此三者皆戰國之所尚而善信之士所不屑也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好去聲下同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顔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

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輔氏曰世間此等人亦甚多然其所謂智者是乃所以為愚也然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萌於中而已可不畏乎○通曰輔氏提出予既已知之矣一句其說本自南軒張氏蓋此六字正是訑訑病根集註自足其智不嗜善言八字政是解此六字蓋凡學之不進皆坐此病而況為政者乎君子小人迭為消長去聲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已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通曰用一已之長者以治一已而不足來天下之善者以治天下而有餘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

舜之為政亦只是有以來天下之善而況不如舜者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

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史記孔子世家云衛靈公問陳孔子曰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

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戸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輔氏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為道而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為禮而仕也道在我禮在彼至於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恐後之貪利茍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彼已之義遂流於欲而不知也故言此以防警之爾然使上之賜下止周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其死則時可知矣○通曰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目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獨不言蓋飢餓不能出門戸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之不曰可就而曰亦可受觀亦之辭見其瀕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未嘗過受也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説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悦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説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余六反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濵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曽益其所不能曽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絶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

輔氏曰竦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定則不為氣所動○通曰或謂孟子嘗曰不動心曰養性此曰動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處富貴而富貴不能變動其心也此言動心是處貧賤而貧賤有以竦動其心也譬之水動心是浚得源活水衮衮出来不動心是水之流

不為沙泥所汩不為波流所汩也養性者養其本然天命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忍性者忍其氣禀食色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中也語錄

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取去少間定墮坑落塹去也○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剉摧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要熟須從這裏過○永嘉陳氏曰更常變故多則閱義理之會熟熟謂義理與自家相便習如履吾室中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横同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横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横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語録

困心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

○輔氏曰舜大聖人之事也傅說而下則皆上智之事也自人恒過而下則中人之事也纔言恒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矣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不能謹於平日至於事勢窮蹙困心横慮始能奮發而興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以有為雖是不能燭

於幾微至於事理暴著徵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此故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之覺焉則下愚而已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拂之賢士也輔氏曰上既言上智中人之事矣故此推言在國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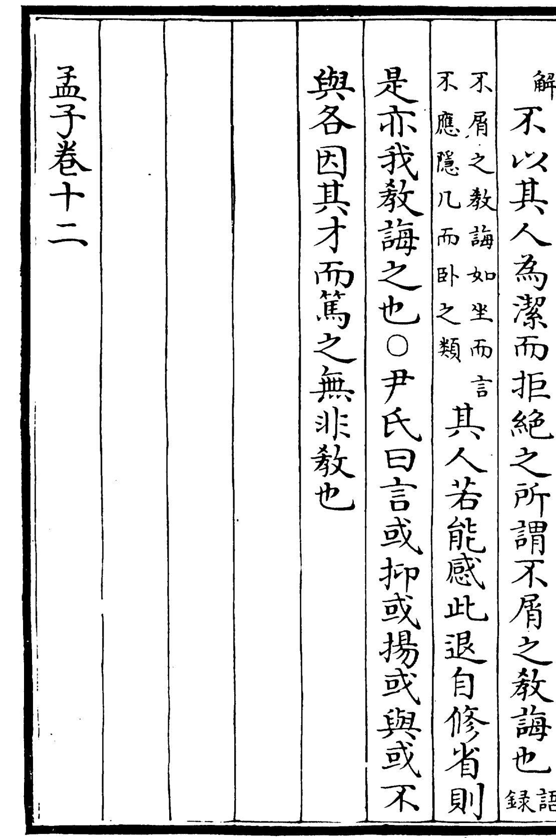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輔氏曰憂患則知警戒知警戒則心體流行而不息是生道也安樂則怠肆怠肆則心死

矣心死則身亦隨之○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通曰尹氏此一熟字即是上文程子熟字程子謂人須從貧賤憂戚過始可謂之熟熟即是仁尹氏謂天使人貧賤憂戚是天欲熟人之仁夫仁到熟處極是難必堅忍其志然後自至於熟堅志是入德路頭熟仁是成德地步尹氏之説蓋體本文必先苦其心志然後動心忍性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語録考孟子不屑就與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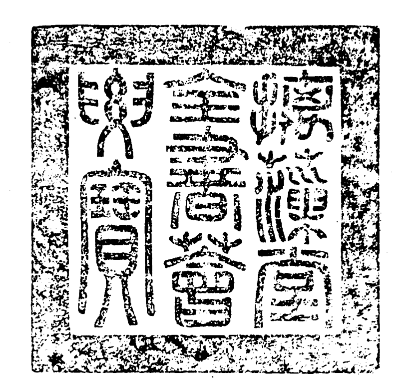


解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絶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

不屑之教誨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之類

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十二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邱桂蟾